歷代刑法考

刑法分攷八

充軍

史記始皇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　二世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

按發罪人以從軍自秦始卽其讁戍亦充軍也（詳讁戍）

漢書高紀十一年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

武紀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

離水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　元封二年朝鮮王攻殺遼東都尉迺募天下死罪擊朝鮮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六年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以擊之　太初元年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　天漢四年春正月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注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昭紀元鳳元年武都氐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頟侯韓增大鴻臚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

宣紀神爵元年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

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

後漢書顯宗紀永平八年冬十月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注占著謂附名籍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恣聽之凡徙者賜弓弩衣糧　九年春詔郡國死罪囚減罪與妻子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賜妻父若男同產一人復終身其妻無父兄獨有母者賜其母錢六萬及復其口算　十六年九月詔令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詣軍營屯朔方敦煌妻子自隨父母同產欲求從者恣聽之女子嫁爲人妻勿與俱謀反大逆無道不用此書　十七年秋令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及張掖屬國繫囚右止已下任兵者皆一切勿治其罪詣軍營

肅宗紀建初七年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戍妻子自隨占著所在父母同產欲相從者恣聽之有不到者皆以乏軍興論　元和元年秋八月改元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縣妻子自隨占著在所　章和元年夏四月丙子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金城戍秋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後捕繫者皆減死勿笞詣金城戍九月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罪一等詣金城戍

和紀永元元年冬令郡國弛刑輸作軍營其徙出塞者刑雖未竟皆免歸田里　八年秋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敦煌戍

安紀元初二年冬遣中郎將任尚屯三輔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馮翊扶風屯妻子自隨占著所在女子勿輸　延光三年九月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

死一等詣敦煌隴西及度遼營

順紀永建元年冬詔減死辠以下徙邊　五年冬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皆減罪一等詣北地上郡安定戍　建康元年冬沖帝卽位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徙邊謀反大逆不用此令

桓紀建和元年減天下死罪一等戍邊　和平元年冬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永興元年冬同上　二年秋同上

按漢代戍邊之事東京爲多其初爲守邊計其後遂爲死罪遇赦減等之法始于永平訖于永興蓋已著于令甲矣洎乎建安天下分裂遂無此事

通考一百六十八　宋制爲劫者身斬家人弃市同籍周親謫補兵

隋書刑法志梁律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陳同

按子可爲兵妻乃婦女其補兵者不知何以處之抑第

充廝役之事歟

北齊流刑投於邊裔以爲兵李諱

按北齊之流即後代之充軍也

隋志自魏晉相承死罪其重者妻子皆以補兵

按據此則妻子補兵不僅爲劫者矣

隋志開皇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爲配防

按配防似即戍邊之意

唐書刑法志元宗詔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釋械繫杖

古以代肉刑也或犯非巨蠹而捶以至死其皆免以配諸

軍自効

按此一時寬典非常制

宋書刑法志凡應配役者傅軍籍用重典者黥其面而會赦

則有司上其罪狀情輕者縱之重者終身不釋太宗以國初諸方割據沿五代之制罪人率配隸西北邊多亡投塞外誘羌爲寇乃詔當徒者勿復隸秦州靈武通遠軍及緣邊諸郡時江廣已平乃皆流南方先是犯死罪獲貸者多配隸登州沙門島及通州海島皆有屯兵使者領護而通州島中凡兩處官煮鹽豪強難制者隸崇明鎮懦弱者隸東州市太平興國五年始令分隸鹽亭役之而沙門如故端拱二年詔免嶺南流配荷校執役始令雜犯至死貸命者勿流沙門島止隸諸州牢城帝欲寬配隸之刑祥符六年詔審刑院大理寺三司詳定以聞旣而所犯茶鹽礬麴私鑄造軍器市外蕃香藥挾銅錢誘漢口出界主吏盜貨官物夜聚爲妖比舊法咸從輕減乾興以前州軍長吏往往擅配罪人仁宗卽位首下詔禁止且令情非巨蠹者須

奏待報又詔諸路按察官取乾興赦前配隸兵籍者列所
坐罪狀以聞自是赦書下輒及之　罪人貸死者舊多配
沙門島至者多死景祐中詔當配沙門島者第配廣南地
牢城廣南罪人乃配嶺北然其後又有配沙門島者慶歷
六年又詔曰如聞百姓抵輕罪而長吏擅刺隸他州朕甚
憫焉自今非得於法外從事者毋得輒刺罪人　配隸重
者沙門島砦其次嶺表其次三千里至鄰州其次羈管其
次遷鄉　熙寧六年審刑院言登州沙門島配隸以二百
人爲額餘則移置海外非禁姦之意詔以三百人爲額廣
南轉運使言春州瘴癘之地配隸至者十死八九願停配
罪人詔應配沙門島者許配春州餘勿配既而諸配隸除
凶盜外少壯者並寘河州止五百人初神宗以流人去鄉
邑疾死於道而護送禁卒往來勞費用張誠一之議隨所

在配諸軍重役後中丞黃履等言罷之元祐六年刑部言諸配隸沙門島强盜殺人縱火贓滿五萬錢强姦毆傷兩犯至死累贓至二十萬錢謀殺致死及十惡死罪遣赦已殺人者不移配强盜徒黨殺人不同謀贓滿二十五萬遇赦移配廣南溢額者配遠惡餘犯遇赦移配荊湖南北福建路諸州溢額者配隸廣南在沙門島滿五年遇赦不該移配與不許縱還而年及六十以上者移配廣南在島十年者依餘犯格移配篤疾或年及七十在島三年以上移配近鄉州軍犯狀應移而老疾者同其永不放還者各加二年移配後又定沙門島已溢額移配瓊州萬安軍昌化朱崖軍通考云紹興三年熙寧三年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其三刺配之法二百餘條其間情理輕者亦可復古徒流移鄉之法俟其再犯然後決刺充軍其配隸並減就本處或與

近地凶頑之徒自從舊法編管之人亦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時限無得髠鉗

按宋代刺配之法沿于石晉祥符編敕止四十六條慶歴增百七十餘條熙甯中又增至二百餘條雖經中書奏請詳議迄不果行至於湻熈增至五百七十條以視祥符十餘倍矣宋志言配法日多犯者日衆黥配之人所至充軍羅黠言其太重敕刑寺集議迄如舊制積重難返是可慨也竊嘗思之其因亦有數端淺踈之倫不求甚解一法之設諸法相因而生見聞所習積非成是此一因也殘忍之徒意存苛虐舊法已重猶以為輕欲稍減輕決非所喜此一因也昏庸之輩事理不明是者或以為非非者反以為是既無決擇惟事因循此一因也媢嫉之流性多猜忌議非己出好立異同不論公是

公非但欲中其博辯此一因也迂拘之士蹈習故常謂
舊章不可愆忘謂祖制烏容變亂改弦易轍深以爲非
此一因也宋時中書諸公手握政權尙不能竟行其說
羅點之議朝廷亦曾採擇臣僚亦曾贊成而其事仍格
而不行況其他哉噫

通考一百六十八紹興二十四年詔諸路州軍有編管之人願
充廂軍者聽

按宋史高宗紀刺編管人充廂軍在是年卽此事

通考又光宗紹熙二年知瓊州黃揆言今中外之姦民以
罪抵死而獲貸者必盡投之海外以爲兵是聚千百虎狼
而共置之一邱也今日積者已多而纍纍遞送者方來未
已一旦稔惡積釁潰裂四出臣恐偏州之民項背不能帖
席而卧也請自今凡凶惡貸死而隸於流籍者許分之沿

江諸屯及其他遠惡之地無專指海外以爲凶藪庶幾陰消潛削不至滋蔓流毒偏方從之

按凶惡之人廛聚一處固虞生事然既以爲兵而無法以管束之是徒有兵之名矣法久則敝此其一也

通考又紹熙三年臣僚言配法自有年限方許放停近來更不照應一二年間隨即放便是致人皆玩法以配爲常請行下諸路應犯法刺配如至本州須依條限方許放停如限內再有所犯乞撥入屯駐軍中重役永不放便從之

寧宗嘉泰四年四月臣僚言後世衣食之路日蹙犯法者衆配隸之人中路多逃及到配所州郡憚於贍養往往故縱不捕此徒雖幸脫免而其身實無所容於天地間饑寒切身若非羣衆販買私商即是聚爲强盜配隸之人蓋有兩等其間鄉民一時鬭毆殺傷及胥吏犯贓貸命流配

等人設使逃逸未必皆是強勇能爲大過欲止徒配本州牢城重役立爲條限限滿給據復爲良民至於累犯強盜及聚衆販賣私商曾經殺傷捕獲之人皆能跳梁山溪運動兵仗非村民胥吏之比欲並配屯駐軍立爲年限限滿改刺從正軍衣糧誠爲利便從之

按觀此兩條是宋之刺配有充軍者有重役者如何分別當別有條章今不詳矣

名臣奏議二百十一翰林學士張方平請減刺配刑名劄子略曰按歷代刑法之制蓋自漢文除肉刑而用箠令于後沿革世有增損大體笞杖徒流大辟爲法五等至隋高熲以經世之才議定科律笞以一十至五十杖以六十至一百徒以一年至三年流以一千至二千里大辟以絞斬蠲損前代鞭刑梟首轘裂之法輕重之準識者以爲盡天下之

半唐室遵用唯加流刑以二千里至三千里然而笞杖皆用竹其徒流者不加杖若加杖者即免役諸犯徒應居作者在京送將作監婦人送少府監縫作在外者供當處官役婦人配舂犯流應配者三流俱役一年加役流者流三千里役三年若家無兼丁與工樂雜戸太常音聲人及習天文并給使散使者方加杖杖免役還充本色皇朝建隆四年太祖自立一王之法始建折杖之制一百折二十以次爲差杖制用木而大於箠各有重輕之令犯徒者加杖免役犯流者加杖配役其情罪尤重者更爲加杖刺配之法逮今百年雖累聖以慈恕御天下留神刑典而科禁條章其實煩密四朝編敕自建隆開寶興國淳化咸平祥符天聖慶歷八經詳定門目寖廣其刺配之條比前代絶重前代加役流即不加杖又役滿即放或會赦即免今刺配者

先具徒流杖之刑而更黥刺服役終身其配遠惡州軍者無復地里之限祖宗之世此條尚稀臣嘗檢會祥符編敕刺配之罪四十六條天聖編敕五十四條今慶歷編敕凡十九條諸條禁奏取旨又七十一條比之天聖蓋已增倍其閒亦有一條該刑名數節詳而究之比祥符敕幾三倍矣乞差官披慶歷編敕及續降敕諸刺配條重行施用議從減除

名臣奏議十二百一蘇頌請重議加役流疏畧曰昔漢文帝感一女子之言而制髡鉗代肉刑則有城旦鬼薪司寇之差唐太宗納裴宏獻之議而立加役流代斬止則有三歲居作之限今欲寬省嚴誅又憫配隸轉徙之勞莫如重議加役流法

洪氏邁云秦之末造赭衣半道而姦不息宋制減死一等

及胥吏兵卒配徒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識之耳久而益多每郡牢城管其額常溢殆至十餘萬凶盜處之恬如蓋習熟而無所恥也羅隱讒書云九人冠而一人髽則髽者慕而冠者勝九人髽而一人冠則冠者慕而髽者勝正謂是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則爲惡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可謂至言

邱氏濬曰舜典象以典刑五刑也於五刑之外有流宥鞭有扑有贖是爲九刑宋人承五代爲刺配之法既杖其脊又配其人而且刺其面是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而兼受三刑也宋人以忠厚立國其後子孫受禍最慘意者以其刑法太過杖人之脊刺人之面皆漢唐所無者歟故其末世子孫生者有繫累之苦死者遭暴露之禍後世用刑者宜

以爲戚　宋人於今五刑之外又爲刺配之法豈非所謂六刑乎聚罪廢無聊之人於牢城之中使之合羣以搆怨其憤憒憒不平之心無所於洩心中之意雖欲自新而面上之文已不可去其亡去爲盜挺起爲亂又何怪哉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迄不能制之是皆刺配之徒在右而有以爲之耳目故也

按刺配之法宋人多議其非欲改而終不行習慣之難改如此一罪三刑明時不免如竊盜犯徒以上又配又杖又刺邱氏之言殆譏當世歟

金史刑志天會七年詔凡竊盜但得物徒三年十貫以上徒五年刺字充下軍

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年十月詔隨路私商曾入南界者首實免罪充軍十年十月有司斷死罪五十人詔加覆審其

十三人因鬭毆殺人免死充軍餘令再三審覆　十九年十一月中書省臣言天下重囚除謀反大逆殺祖父母父母妻殺夫奴殺主因姦殺夫並正典刑外餘犯死罪者令充日本占城緬國軍從之

元典章刑十流遠出軍地面條大德十一年都省准擬合出軍的賊令各路官司依例發遣漢兒蠻子人申解遼陽省發付大帖木兒出軍色目高麗人申解湖廣省發付劉二拔都出軍

按大帖木兒亦作奴兒干劉二拔都亦作極邊地面成宗元貞元年秋七月立肇州屯田萬戶府以遼陽行省左丞阿散領其事

明史刑法志五刑之外其重者曰充軍充軍明初惟邊方屯種後定制分極邊烟瘴邊遠沿海附近軍有終身

有永遠初制流罪三等視地遠近邊衛充軍有定所蓋降死一等唯流與充軍爲重然名例律稱二死三流各同爲一減如二死遇恩赦減一等即流三千里流三等以大誥減一等皆徒五年犯流罪者無不減至徒罪矣故三流常設而不用而充軍之例爲獨重律充軍者凡四十六條諸司職掌內二十二條則洪武間例皆律所不載者其嘉靖二十九年條例充軍凡二百十三條與萬歷十三年所定大略相同洪武二十六年定應充軍者大理寺審訖開付陝西司本部置立文簿注姓名年籍鄉貫存逃故捘籍句補其後條例有發烟瘴地面極邊沿海諸處者例各不同而軍有終身有永遠永遠者罰及子孫皆以實犯死罪減等者充之明初法嚴縣以千數數傳之後以萬計矣有丁盡戶絕止存軍產者或并無軍產戶名未除者朝廷歲遣

御史清軍有缺必補每當句丁逮捕族屬里長延及他甲
雖大爲之不寧論者謂旣減死罪一等而法反加於刀鋸
之上如革除所遺謫至國亡戍籍猶有存者刑莫慘於此
矣嘉靖間有請開贖軍例者世宗曰例聽贖者徒杖以下
小罪耳死罪矜疑乃減從謫發不可贖御史周時亮復請
廣贖例部議審有力者銀十兩得贖三年以上徒一年稍
有力者半之而贖軍之議卒罷御史胡宗憲言南方之人
不任兵革其發充邊軍者宜令納銀自贖部議以爲然因
擬納例以上帝曰豈可預設此例以待犯罪之人復不允
萬曆二年罷歲遣清軍御史幷於巡按民獲稍安給事中
徐桓言死罪雖犯准徒充軍者當如其例給事中嚴用和
請以大審可矜人犯免其永戍皆不許而命法司定例奉
特旨處發叛逆家屬子孫止於本犯親枝內句補盡絕即

與開豁若未經發遣而病故免其句補其實犯死罪免死充軍者以著伍後所生子孫替役不許句原籍子孫其他充軍及發口外者俱止終身崇禎十一年諭兵部編遣事宜以千里爲附近二千五百里爲邊衛三千里外爲邊遠其極邊煙瘴以四千里外爲率止拘本妻無妻則已不許擅句親鄰如衰痼老疾准發口外爲民十五年又諭欲令引例充軍者准其贖罪時天下已亂議卒不行明制充軍之律最嚴犯者亦最苦親族有科斂軍裝之費里遞有長途押解之擾至所充之衞衞官必索常例然利其逃去可乾沒口糧每私縱之其後律漸弛發解者不能十一其發極邊者長解輒賄兵部持勘合至衞虛出收管而軍犯顧在家偃息云

按志言律充軍四十六條而以明律攷之邊遠二十一

條各衛十八條共三十九條與志所言不合未詳
諸司職掌刑部司門科編發囚軍條凡本部問有應合充
軍者必須照依律與大誥內議擬明白大理寺審無冤枉
開付陝西司本部置立文簿注寫各人姓名年籍鄉貫住
址明白照依南北籍編成排甲每一小甲軍一十名總甲
管軍五十名每百戶該管一百一十二名一樣造冊二本
將各總小甲軍人姓名年籍鄉貫住址并該管百戶姓名
充軍衛分注寫明白一本進赴內府收照一本同總小甲
軍人責付該管百戶領去充軍仍咨呈該府作數如浙江
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北平福建并直隸應天廬州鳳陽淮
安揚州蘇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人發雲南四川屬
衛江西湖廣四川廣東廣西并直隸太平寧國池州徽州
廣德安慶人發北平大寧遼東屬衛其軍人遇有逃故該

管百戶具呈合干上司照點句補・合編充軍販賣私鹽
詭寄田糧私充牙行私自下海閑吏土豪應合抄劄家屬
積年民害官吏誣告人充軍無籍戶攬納戶舊日山寨頭
目更易姓名家屬不務生理游食斷指誹謗小書生主文
野牢子幫虎伴當直司

按合編充軍二十二條强半爲律文所不載而大誥所
識有不止充軍者今將各款目條列于左律文大誥分
注于下

販賣私鹽 課程 律無例有大誥未見

詭寄田糧 田宅 律無例有大誥正編詭寄田糧第三十
九條云將自己田地移坵換段詭寄他人及灑派等項
事發到官全家抄沒續編四十五條

私充牙行 市廛 律無例有大誥續編八十二條

私自下海 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 律云凡將馬牛軍需鐵貨銅錢段疋紬絹絲緜私出外境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

閑吏 濫設官吏 律云其罷閑官吏在外干預官事結攬寫發文案把持官府蠧政害民者並杖八十於犯人名下追銀二十兩充賞仍於門首書寫過名三年不犯官爲除去再犯加二等遷徙有所規避者从重論大誥鄉民除患第五十九條今後布政司府州縣在役之吏在閑之吏城市鄉村老姦巨猾頑民專一起滅詞訟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間者云云綁縛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當者梟令又續編容留濫設第七十三條云容留罷閑擅便濫設祗禁吏員等項律已有條所在諸司往往故違律法委員受刑容留此

蠹以致剝削吾民每每加罪於此等官吏云云况鍾集
通禁蘇民積弊榜示有積年隸兵罷閑吏典主文刁民
勢豪人等一條
土豪 律例多豪强之文而無土豪名目大誥亦無况
鍾榜示有勢豪其嚴革諸弊榜示有土豪大戶語
應合抄劄家屬 律例大誥竝無文
積年民害官吏 律例無文大誥有
誣告人充軍 律有專條大誥末及
無籍戶 律無例有無籍之徒而無無籍戶名目大誥
亦無專文惟攬納虛買實收第十九條有無籍之徒水
災不害第三十二條有無籍頑民納糧入水第五十二
條有姦頑無籍之民
攬納戶 攬納稅糧 律凡攬納稅糧者杖八十即所謂攬

納戶也大誥有　此可見明之初年糧戶不皆自已納糧有此攬納之人也

舊日山寨頭目　律例大誥竝無明文明初大亂初平此等人尚不少故有此目承平日久自無此等人矣

更名易姓家屬　律例大誥竝無明文

不務生理　律例無文大誥有　況鍾榜示一有等頑民不務生理專一包攬軍需顏料科欲害民以一得十使欺人已經手不納及官府催併實收捏告人戶拖欠訴行灑小民者又禁棍惡積蠹又有等不務生理游手好閑云云此可見明初風俗之敝

游食　律例無大誥有

斷指誹謗　律例無大誥有

小書生　律例大誥竝無文惟大誥罷除濫設條內所

稱幫閒名目有小官一項未知即小書生否詳幫虎

主文　律例無文大誥續編松江逸民爲害條自開國以來惟兩浙江西兩廣福建所設有司官未嘗任滿一人往往未及終考自不免乎贓貪宮固非人實由所在吏卒并在閒不務生理之徒安保茶食之輩浸潤說誘陷害者多今洪武十九年松江府吏卒有犯都察院詢問害民之由其所供也止松江一府其不務生理者專於衙門阿附役吏皁隸簣緣害民吏其名曰正吏曰主文曰寫發皁隸其名曰正皁隸曰小弓兵曰直司牢子其名曰正牢子曰小牢子曰野牢子此三等牢子除正牢子合應正役外餘有小牢子野牢子九百餘名皆不務生理紛然於城市鄉村擾害吾民

野牢子　律例無大誥見上

幫虎　律例無大誥罷除濫設條松江一府坊廂中不務生理交結官府者一千三百五十名蘇州坊廂一千五百二十一名嗚呼務業者有限此等不務生理者如許皆是市井之徒幫閑在官自名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幫虎其名凡六不問農民急務之時生事下鄉攪擾農業芒種之時此等齎執批文抵農所在或就水車上鎖人下車者有之或就手內去其秧苗鎖人出田者有之　觀上條及此條情形當時民間受其擾害非尋常可比宜太祖以重法繩之也

作當　律無例有大誥未見

直司　律例無大誥見上

以上二十二條乃洪武間辦法其中亦有律所已具而不在充軍之列者則後來已改從輕矣至如斷指誹謗

乃洪武十九年福建沙縣民羅輔等十三人朋姦誹謗
　卻說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利害我每各斷了手指便沒
用了此亦偶有此事遂定為專條又如舊日山寨頭目
其初有此等人久亦無之故後來此等名目皆不用也
續通考一百三十七　英宗正統五年刑部議定凡罪因無力贖
罪者沿海邊衛旗軍舍餘照舊例的決還役隨住陝西民
雜犯死罪文職官吏知印承差贓罪滿貫照例發往莊浪
等衛安遠等遞運所充軍擺站其餘各處軍職旗軍舍餘
笞杖的決雜犯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罪照徒年限福建
浙江山東發本處沿海貴州四川廣西雲南陝西湖廣發
本處沿邊廣東發廣西沿邊江西南直隸發浙江金山衛
沿海北直隸河南發宣府俱送總兵官處定撥衛所立功
備禦瞭哨滿日發回衛所還職著役民人陰陽人等俱發

附近衛要處擺站　十一月更定受枉法贓充軍之例初制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贓者不分南北俱發北方邊衛充軍至是三法司言洪武定律時鈔貴物賤所以枉法贓至百二十貫免絞充軍今鈔賤物貴若以物估鈔至百二十貫枉法贓俱發充軍輕重失倫矣今後文職官吏人等受枉法贓比律該絞者估鈔八百貫之上俱發北方邊衛充軍其受贓不及前數者視見行例發落從之

景帝景泰元年八月詔官吏人等爲事充軍者止終本身

憲宗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定軍犯族屬分別同異籍之例時以妖言人犯例應全家烟瘴充軍中有疏遠族屬無辜受累詔所司勘實仍令今後坐全家充軍者除謀逆不限籍之同異外其餘罪犯戚屬各居異籍者並與分豁

孝宗宏治十二年六月令問斷遷發罪人有自願本地充

軍者聽不願者仍口外爲民時御史王哲奏遷發口外爲民者風土不宜往往疾病道死請今後兩廣及雲貴四川福建犯應遷發者悉改撥本處附近衛所充軍部議以充軍之罪甚於遷發今聽其自願從之　十七年五月三法司議請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人員犯死罪者奏發充軍徒流以上合充軍者本身自犯聽收贖有壯丁主使者罪坐主使之人奏上報可

世宗嘉靖三年十一月詔今後除反逆緣坐外凡減死充永遠軍未遣而死獄者俱免句補著爲令後十一年九月刑部言永遠未遣者本犯死或又逮其子孫視死刑反重近嘗奉準開釋而在外有司或未諳曉吏得因以爲姦請通行申論凡法當永戍而未發遣病故者不必逮其子孫從之　六年七月御史楊彝奏凡罪應充軍者請敕所司

从宜編發遠不過三千里程不過一二月無使軍人走死
解户貽累部議从之　二十九年五月給事中俞鸞又奏
比者邊事孔棘軍伍空虚與其投生人於必死之地不若
少寛其法因而用之夫今之充軍罪犯除附近之外不過
曰邊衛曰邊遠曰極邊而已南北地里不過曰本省隔省
再隔省而已以罪之重輕權地之遠近邊衛可以本省擬
配邊遠可以隔省擬配極邊可以再隔省擬配如内省無
邊方者可以隔省附近邊方擬配邊衛其邊遠極邊亦可
依類遞配庶解者易至逃者易句而有司便於遵守部覆
从之

分考八終

刑法分考九

遷徙 小目

史記秦始皇紀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正義言屯留之民被成蟜略衆共反故遷之於臨洮郡也九年長信侯毐作亂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　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正義若是秦人哭臨者奪其官爵遷移於房陵不哭臨不韋者不奪官爵亦遷移於房陵

按此三事皆有罪而遷

漢書彭越傳梁大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

法上赦以爲庶人徙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爲呂后泣涕自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詔與俱東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氏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廷尉奏請遂夷越宗族

按漢無流罪此言徙者乃由死罪減等不忍誅而赦之也越雖未至徙所而漢世言徙者自越始此後淮南濟川諸王皆用此法雖謀反大逆亦得減死親親之誼與常人不同也

文紀六年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死雍

按丞相等奏長所犯不軌當弃市帝不忍徙蜀行至雍不食而死

武紀建元三年濟川王明坐殺太傅中傅廢遷房陵

元鼎元年濟東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
按表云坐殺人傳云昏莫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
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所殺發覺者百餘人
三年常山王舜薨子敎嗣立有罪廢徙房陵
按表云坐憲王喪服姦
宣紀本始四年秋廣川王去有罪廢遷上庸自殺
按本傳云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亨煑生割剝人拒
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毋子三人
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
地節四年十二月淸河王年有罪廢遷房陵
按表云坐與同產妹姦
甘露四年夏廣川王海陽有罪廢遷房陵
按傳云與從弟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

元紀建昭元年冬河間王元有罪廢遷房陵
按表云坐殺人
梁孝王武傳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爲庶人徙漢中立自殺
按立孝王七世孫
成紀永始二年十二月詔曰前將作大匠萬年知昌陵卑下不可爲萬歲居奏請營作建置郭邑妄爲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斂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百姓罷極天下匱竭萬年佞邪不忠毒流衆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敦煌郡
哀紀建平元年春正月侍中騎都尉新成侯趙欽成陽侯趙訢皆有罪免爲庶人徙遼西
平紀元始二年遣執金吾候陳茂假以鉦鼓募汝南南陽

勇敢吏士三百人諭說江湖賊成重等二百餘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重徙雲陽湯公田宅注服虔曰重成重也作賊長帥故徙之也

後書顯宗紀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廢國除遷於涇縣所連及死徙者數千人

阜陵王延傳建武十五年封淮陽公十七年進爵爲王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館陶主壻駙馬都尉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弇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請誅延顯宗以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爲阜陵王食二縣

順紀永建元年詔坐法當徙勿徙亡徙當傳勿傳

桓紀建和三年五月詔昔孝章皇帝愍前世禁徙故建初之元並蒙恩澤流徙者使還故郡沒入者免爲庶民先皇

德政可不務乎其自永建元年迄于今歲凡諸妖惡支親從坐及吏民減死徙邊者悉歸本郡唯沒入者不從此令

靈紀建寧二年冬十月丁亥中常侍侯覽諷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㝢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翌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皆爲鉤黨下獄死者百餘人妻子徙邊

楊終傳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牾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

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
引掠拷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
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民懷土思
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衆庶昔殷民近遷洛邑且
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且南方暑
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下
留念省察以濟元元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
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以施行既久孝
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
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弃珠崖之郡光
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
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
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

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从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　終兄鳳爲郡吏太守廉范爲州所考遣鳳候終終爲范游說坐徙北地帝東巡狩鳳皇黃龍竝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貰還故郡

按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令歸本郡事在二年見本紀

梁竦傳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眞顯宗後詔聽還本郡有三男三女肅宗納其二女皆爲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爲子而竦家私相慶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爲己害建初八年遂譖殺二貴人而陷竦等以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眞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城使者護守

馬融傳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

蔡邕傳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弃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

魏志杜畿傳子恕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國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爲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

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怨下廷尉當死以父纖勤事水死免爲庶人徙章武郡

吳志虞翻傳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注吳書曰翻雖在徙棄心不忘國常憂五谿宜討以遼東海絕聽人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岱不報爲愛憎所白復徙蒼梧猛陵

按魏吳並有徙者用漢法也

晉書殷浩傳兵敗桓溫上疏罪浩坐廢爲庶人徙於東陽之信安縣

魏書孝文紀延興二年三月連川敕勒謀叛徙配青徐齊

兖四州爲營戶　太和四年四月襄城王韓猶有罪削爵徙邊

隋書郎茂傳爲晉陽宮留守其年恒山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朋黨附下罔上詔遣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巧詆成其罪狀帝大怒及其弟司隸别駕楚之皆除名爲民徙且末郡

唐書羅道琮傳慷慨尚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徙嶺表

宋史太祖紀乾德二年四月徙永州諸縣民之畜蠱者三百二十六家於縣之僻處不得復齒於鄉

盧多遜傳雍熙二年卒於流所徙其家於容州未幾復移置荆南

太宗紀太平興國八年四月流樞密副使弭德超於瓊州并徙其家

按此數事是徙非流

遼史道宗紀太康三年五月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奏右護衛太保查刺等告北面樞密使蕭速撒等八人謀立皇太子上以無狀不治出速撒等三人補外護衛撒撥等六人各鞭百餘徙於邊

輟耕錄至元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後伏誅徙其餘黨于慶元之定海縣

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九年八月賚甫丁虎餘黨杖而徙之仍籍其家產

成宗紀大德八年十月命省臺院官鞫高麗國相吳祈及千戶石天輔等以祈離間王父子謀歸日本皆笞之徙安西

明史王艮傳爲浙江按察使燕王即位遣使召艮艮執使

者將斬之衆刦之去良集諸司印於私第遂積薪自焚印俱毀成祖曰死固良分朝廷印不可毀毀印良不得爲無罪徙其家於邊

圖書集成祥刑典流徙部明外史趙登傳權湖州知府安吉州有賈姓者豪橫數奪人田園子女有司莫能制登諷人訟之列其狀以奏竟徙其家而還其所奪於民

按漢無流而有遷亦謂之徙時亦稱爲流徙而實非流蓋皆死罪降減者也北魏獄官令有流徙之文則流與流徙不別自北齊北周流列正刑別無徙法隋唐承之而當時尚有徙者殆臨時之處分不爲常法自宋迄明大略如是至明別有遷徙之名乃唐之移鄉與此不同

明史刑法志流有安置有遷徙有口外爲民

按口外爲民與古之徙相似非流非軍別爲一法言爲

民則不以罪人視之矣問刑條例又有犯罪問發屬軍衛者充軍屬有司者爲民凡十九條似是用充軍之法而與軍及流又不同又有問發爲民者改發口外兩條又有問發直隸延慶保安二州爲民人犯但有在逃者改發遼東自在安樂二州一條竝較但言爲民者重又一例也

徙

史記始皇紀二十八年始皇南登瑯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瑯邪臺下復十二歲三十五年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按秦漢徙民有二端如秦時成蟜嫪毐呂不韋諸事有罪而遷者也至二十八年之徙因樂其地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作阿房宮或作麗

山因徙民實其中然與有罪而遷者不同漢代徙民亦如是

始皇紀三十六年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正義謂北河勝州也榆中即今勝州榆林縣也言徙三萬家以應卜卦游徙吉也　六國年表始皇三十六年徙民於北河榆中耐徙三處集解徐廣曰一作家拜爵一級

按此一事也表言徙民是無罪之人非特以應卜兆亦為實邊計也

漢書高紀五年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　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婁敬傳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餘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

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注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尙多皆此時所徙

按此爲强幹弱枝之計所徙者皆大族也

景紀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　武紀建元二年夏四月初置茂陵邑應劭曰武帝自作陵也　三年春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元朔二年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太始元年徙郡國吏民豪傑于茂陵雲陵師古曰此當言雲陽而傳寫者誤爲陵耳茂陵帝自所起而雲

陽北原所居故總使徙豪傑也　昭紀始元三年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

四年徙三輔富民雲陵賜錢戶十萬　宣紀本始元年春

正月募郡國吏民訾百萬以上徙平陵文穎曰昭帝陵二年春以

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元康元年春以杜東原上為

初陵更名杜縣為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訾百

萬者杜陵　元紀永光四年冬十月以渭城壽陵亭部原

上為初陵服虔曰元帝所置陵也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

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

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

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

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虖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

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又罷先后父

毋奉邑　成紀建始二年以渭城延陵亭部爲初陵鴻嘉元年春二月行幸初陵赦作徒以新豐戲鄉爲昌陵縣奉初陵二年夏徙郡國豪傑訾五百萬以上五千戸于昌陵賜丞相御史將軍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師古曰並於昌陵縣　永始元年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内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爲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哀紀建平二年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爲初陵勿徙郡國民

按漢世作陵徙民自景帝始主父偃傳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兼并之家亂衆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是其初尚

爲强本之策後則侈矣元帝罷之甚盛德也成帝初作昌陵復徙五千戸終以作治勿成而罷哀帝義陵勿復徙民此制遂廢洎乎東都光武陵制儉約後嗣遵守與西都殊矣

武紀元朔二年春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遂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元鼎六年秋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匈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迺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

按漢代徙民實邊之策創自鼂錯此時河南匈奴昆邪來降得其地而無人以實之邊事終不安也徙民之策乃事勢之必當行者攘外以安內衛霍之功豈可沒哉

景紀元年春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毄畜或地饒廣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按此聽民自徙

武紀元狩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

按此移民就粟

元鼎六年東越王餘善反攻殺漢將吏遣橫海將軍韓說云云擊之元封元年東越殺王餘善降詔曰東越險阻反覆為後世患遷其民於江淮閒遂虛其地

按此慮其恃險為患而遷之江淮間能容此衆其人數必不甚多可以見當時甌越生聚之未蕃也

元封三年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注師古曰不盡徙

按此分徙以離其黨

平紀元始二年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犂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

按此王莽撫民之政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九年徙鴈門吏人於太原　十年省定襄郡徙其民於西河　十一年因隴西太守馬援擊破先零羌徙致天水隴西扶風　十五年二月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關居庸關以東注前書曰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時胡寇數犯邊故徙之　二十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東　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徙其種人於江夏　二十六年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

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遣謁者分將施刑補
理城郭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輸
給食注東觀記曰時城郭丘墟埽地更爲上悔前徙之
按建武時因邊郡被寇徙民甚多南單于歸化之後八
郡之民歸於故土東觀記謂帝悔前此之徙然事有變
遷亦未可遽咎前徙之誤也

顯宗紀永平五年發遣邊人在內郡者賜裝錢人二萬獻
紀初平元年二月董卓驅徙京師百姓悉西入關

遷徙

唐律諸殺人會赦免者移鄉千里外疏議曰殺人應死會
赦免罪而死家有期以上親者移鄉千里外爲戶其有特
勅免死者亦依會赦例移鄉

按後來遷徙之法本此

元史文宗紀天歷二年六月更定遷徙法凡應徙者驗所居遠近移之千里在道遇赦皆得放還如不悛再犯徙之本省不毛之地十年無過則量移之所遷人妻子聽歸土著著爲令

明史刑法志有遷徙去鄉一千里杖一百准徒二年

按明志以遷徙爲流之屬實則遷徙卽唐之移鄉非流也元天歷時定爲此法明因於元耳非明創也

周禮地官調人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注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疏殺人之賊王法所當討卽合殺之但未殺之間雖已會赦猶當使離鄉辟讎也

按唐律移鄉之意實本於此

編管又曰羈管

又曰編置

宋史刑法志凡命官犯重罪當配隸則於外州編管或隸牙校其坐死特貸者多杖黥配遠州牢城經恩量移始免軍籍　皇祐中既赦命知制誥曾公亮李絢閱所配人罪狀以聞於是多所寬縱公亮請著爲故事且請益梓利夔四路就委轉運鈐轄司閱之自後每赦命官率以爲常配隸重者沙門島砦其次嶺表其次三千里至鄰州其次羈管其次遷鄉　仁宗時單州民劉玉父爲王德毆死德更赦玉私殺德以復父讎帝義之決杖編管　熙甯九年知桂州沈起欲經略交趾取其慾邕州交人遂破欽犯邕管詔邊人橫遭屠戮職其致寇罪惡在起特削官爵編置遠惡州

哲宗紹聖四年十一月詔放歸田里程頤涪州編管

元符元年九月秦觀除名移雷州編管二年九月右正言

鄒浩論劉氏不當立特除名勒停新州羈管

劉安世傳蔡京既相連七謫至峽州羈管

按編管羈管編置皆是重於安置者是何區別未詳

通考一百六十八開禧元年閏八月臣僚言國朝品式條章燦然備具謂人之難於離鄉井也於是有配隸羈管編管之條然非姦贓強盜殺人貸命與夫鬥傷情重者不以是罪之今世酷吏曾不是思於配隸羈管編管之外自創爲押出外界之條使之蕩析離居浮游失所未免有客死異鄉之歎欲嚴飭中外自配隸羈管編管之外惟他鄉作過之人許勒歸本貫其餘悉從本條科罪不得輒將土著之家人屬押出外界從之

按此禁止押出外界之私法也觀此文羈管次于配隸編管次于羈管卽輕重之等差也羈管當是羈繫而管

束之編管當是編入戶籍而管束之編置當又輕于編

管謂編籍而安置之隨文詮解義或如是

放 亦曰

黥

書舜典放驩兜于崇山傳放誅也疏放者使之自活淮南

修務篇放驩兜于三苗注放弃也

孟子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

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

放豈得暴彼民哉注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

治而納貢賦與之比諸放也

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疏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

故稱放也

孟子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

有之史記夏本紀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

書太甲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傳不知朝政故曰放正義曰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孟子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史記殷本紀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

周禮夏官大司馬放弒其君則殘之注放逐也鄭以逐解放則若季氏逐昭公之類是也

左傳莊六年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于秦注

宥之以遠曰放

春秋宣元年經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公羊傳放之者

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

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注古者刑不上大夫故有罪放之而已穀梁傳放猶屏也

稱國以放之無罪也注屏除左傳注放者受罪黜免宥之

以遠疏舜典云流宥五刑孔安國云以流放之法寛五刑

是放者有罪當刑而不忍刑之寛其罪而放棄之也三諫

不從待放而去者彼雖無罪君不用其言任令自去亦是

放弃之義放之與弃俱是去國而去情小異釋例曰弃者

廹窘而去逃死四鄰不以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

遠也臣之事君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故傳曰義則進否

則奉身而退廹窘而出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進爲文仲尼修春秋又以所稱爲優劣也言優劣者放者君舍其罪緩步而出是其優也奔者止則懼死奔馳而出是其劣也昭八年楚人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哀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與此胥甲父等皆甘心受罪黜其官位宥之以適遠方是實放而書放也襄二十九年傳稱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彼罪高止故實放而書奔也然則文十四年傳稱宋高哀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高哀無罪亦改放而書奔者放者緣遣者之意爲義奔者指去國之人立文據其所往之處皆是從外來耳高哀身來至魯自魯而稱來奔不書宋人之意故不得言放此乃外內之文異耳叛者以地適他稱叛入魯則

稱來奔亦此之類也

左傳成四年晉趙嬰通于趙莊姬五年春原屏放諸齊

襄二十九年傳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注放者宥之以遠實放書奔所以示罪

昭元年傳鄭放游楚于吳

春秋昭八年經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

哀三年經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史記屈原傳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　頃襄王怒而遷之集解離騷序曰遷於江南

按屈原是遷而亦曰放

列女傳貞順篇卿大夫外淫者放

書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左傳昭元年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蔡放也釋文上蔡字素達反說文作𣪎音同下蔡叔如字疏說文云𣪎散之也从米殺聲然則𣪎字殺下米也𣪎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隸書改作已失本體𣪎字不復可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重爲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定四年傳正義同五經文字𣪎放也春秋多借蔡字段氏玉裁云𣪎本謂散米引伸之凡放散皆曰𣪎字譌作蔡耳亦省作殺齊民要術凡云殺米者皆𣪎米也孟子曰殺三苗於三危卽𣪎三苗也

按說文放逐也大學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屈原遷于江南史記謂之放流是放流一義放者流之別名也周禮司刑五刑之法書呂刑言五刑竝無

流之名以春秋經傳考之周蓋名曰放或以情減或以恩降卽舜典之流宥鄭子産執子南而數之有云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可以見周之放亦由五刑而減降之其地分遠近若衛之於周於秦晉之於衛於齊齊之於燕鄭蔡之於吳楚之於越或在千里之外或在九州之外與馬融三居之說亦堪印證也

禮王制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郊鄉

郊之外者也稱出遠之不變移之遂遠郊之外曰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

終身不齒遠方九州之外齒錄也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大胥小

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

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

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棘當為僰僰之言偪

使之偪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為其太遠

按前節謂鄉學後節謂國學國學之中王大子王子羣

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其不

帥教者雖王子亦屏之此政教之所以畫一也然王子

而欲實行之恐亦多阻礙疏云王子公卿之子雖屏夷

狄但居夷狄內畔故下注云不屏於南北為其太遠明

鄉人則屏於南北也此亦為鄭氏斡旋其說耳然究非

整齊畫一之道王制屏之四方鄭注屏猶放去也故此

條列於此

分考九終

流

書舜典流宥五刑傳宥寛也以流放之法寛五刑正義曰流謂徙之遠方放使生活以流放之法寛縱五刑也鄭玄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然則知此是據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即太重不忍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宥之遠方應刑不刑是寛縱之也

朱子曰流宥五刑者其人所犯合此五刑而情輕可恕或因過誤則全其肢體不加刀鋸但流以宥之屏之遠方不與同齒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類蔡傳宥寛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于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寛之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孔傳殛竄放流皆誅也正義曰釋言云殛誅也傳稱流四凶族者皆是流而謂之殛竄放流皆誅者流者移其居處若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也放者使之自活竄者投弃之名殛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其文述作之體也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共工滔天爲罪之最大驩兜與之同惡故以次之祭法以鯀障洪水故列諸祀典功雖不就爲罪最輕故後言之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傳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正義曰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徙置有處也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爲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不犯死罪也故

周禮調人職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即與四裔爲一也次九州之外即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注云偪寄于夷狄也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者即調人職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云中國之外不同者言中國者據罪人所居之國定千里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周禮與王制既有三處之別故約以爲言鄭玄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鎭蕃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里之校乎不可從也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融曰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

禹貢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

里蠻二百里流傳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正義曰蔡之爲法無正訓也上言三百里夷夷訓平也言守平常教耳此名爲蔡義簡於夷故訓蔡爲法法則三百里者去京師彌遠差復簡易言其不能守平常也流如水流故云移也其俗流移無常故政教隨其俗任其去來不復蠻來之也馬融曰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流者流行無城郭常居史記夏本紀 鄭玄曰蔡之言殺減殺其賦書疏 蔡傳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是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

按蔡傳以二百里蔡二百里流爲流放罪人之地與古說不同竊謂蔡當以鄭說爲是流當以馬說爲是蔡說法非也五服之內同歸覆幬乃獨此要荒二服各分二

百里專爲流放罪人之地則此二百里者將有人民乎無人民乎有人民則居此區域內者未有罪戾而亦膺流放之名同居覆幬之中何獨薄視此區域之人民也無人民則安得如許空閒之地爲罪人居又當聲教四訖之時又安得如許罪人也近來講漢學者仍遵古說惟蔡傳久行于世既有流放之說仍錄之而辨之如此

邱濬大學衍義補云虞廷五刑之下有流而無徒漢世除肉刑完爲城旦舂鬼薪白粲之類皆徒刑也而無流

梁律有流（詳梁考）

按秦漢以降未有流刑梁武天監三年因任提女之子景慈證成母罪流於交州自此復有流刑蓋亦不在正刑之內

後魏有流刑北周流刑五北齊刑名五二曰流刑（丛詳總考）

按六代時南朝惟梁有流刑然亦不入五刑之內北魏流刑亦稱流徙太和十六年更定流徙限制其獄官令亦年刑流徙並稱似其時流已列入正刑北周之制史始詳耳北齊流刑投邊爲兵卒有似後來之軍而與流稍不同

魏書孝文紀太和十二年正月詔曰鎭戍流徙之人年滿七十孤單窮獨雖有妻妾而無子孫諸如此等聽解名還本

按解名還本者解除流罪名籍還歸本土也觀於此詔可見當時流人向非終身不返者

隋開皇律流刑三詳考總以官當流者三流同比徒三年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上同

按開皇元年定律流爲五刑之一實因於魏周自唐以

下歷代相沿莫之改也邱氏濬曰古者流罪無定刑惟入於五刑者有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臨時權其輕重差其遠近所以從寬而宥也後世制爲成法則惟論其罪而不復究其情矣此說固然第自漢廢肉刑劓及斬左止改爲笞笞數多者每至於死少則不足以示懲於是死罪以下不得不有以通其變流所以通其變也此乃古今事勢之不同刑亦因之而改未可遽議其非也至於流之道里馬融以四裔九州之外中國之外爲三等之居後世地分遠近實原於此北魏流有限制史未具載北齊無道里之差惟北周分衛要荒鎮藩五服自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百里以五百里爲等差隋分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三等唐每等加千里爲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宋明以迄

于今皆承用之唐虞之五流謂五刑皆有可宥之條後世明之充軍流徙杖笞皆可問發頗與其制相近魏周以下之流其分道里遠近有似唐虞之三居而一無定刑一入正刑大不同矣

開皇元年詔流役六年改爲五載隋志

按隋制流之應配者其居作分二年二年半三年應住居作者三流俱役三年與此文不同考北周贖流刑俱六年此文之五載當亦指贖流刑言也

開皇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爲配防隋志

按配防之法未詳疑即漢之屯邊也

唐書刑法志武德二年更撰律令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二歲半者悉爲一歲　邱氏濬曰舜典惟有流而無徒隋唐之制既流而又居作則是兼徒矣

唐律諸犯流應配者三流俱役一年本條稱加役流者流三千里役三年役滿及會赦免役者卽於配處從戶口例疏議曰役滿一年及三年或未滿會赦卽於配所從戶口例課役同百姓應選者須滿六年故令云流人至配所六載以後聽仕反逆緣坐流及因反逆免死配流不在此例卽本犯不應流而特配流者三載以後亦聽仕　妻妾從之父祖子孫欲隨者聽之移鄉人家口亦準此疏議曰依令犯流斷定不得弃放妻妾　若流移人身喪家口雖經附籍三年內願還者放還卽造畜蠱毒家口不在聽還之例　諸流配人在道會赦計行程過限者不得以赦原有故者不用此律若程內至配所者亦從赦原逃亡者雖在程內亦不在免限卽逃者身死所隨家口仍準上法聽還　諸犯罪已發及已配而更爲罪者各重其事卽重犯流者依留住法決杖於配所役三年若已

至配所而更犯者亦準此即累流徒應役者不得過四年若更犯流徒罪者準加杖例其杖罪以下亦各依數決之累決笞杖者不得過二百其應加杖者亦如之

舊唐書刑法志貞觀十四年又制流辠三等不限以里數量配邊惡之州其後雖存寬典而犯者漸少新志邊惡作邊要十四年又徙死罪以實西州流者戍之以罪輕重爲更限

按此有更限亦非長流

唐書高祖紀諸遭隋枉殺而子孫被流者皆還之　太宗紀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皇帝位大赦武德流人還之刑法志貞觀五年增損隋律流移人在道疾病婦人免乳祖父母父母喪男女奴婢死皆給假授程糧非反逆緣坐六歲縱之特流者三歲縱之有官者得復仕　舊唐書宣宗紀大中四年正月大赦天下徒流比在天德者以十年

爲限既遇鴻恩例減三載但使循環添換邊不闕人次第放歸人無怨苦其秦原威武諸州諸關先準格徒流人亦量與立限止於七年如要住者亦聽十一月敕收復成維扶等三州建立已定條令制置一切合同其已配到流人宜準秦原威武等州流例七年放還

按唐律流人在配役滿即於配處从戶口例不得還歸本貫然觀於貞觀五年六歲三歲縱之之例是其初不如是也疑爲永徽中更定當再詳之若武德大中之放還乃遇恩赦亦與流犯在道會赦之律不同武德時此律未定大中時則特恩也

通考一百六十八憲宗元和八年刑部侍郎王播奏天德軍五城及諸邊城配流人等臣切見諸處配流人每逢恩赦悉得歸還唯前件流人皆被本道重奏稱要防邊遂令沒身

終無歸日臣又見比年邊城犯流者多是胥徒小吏或是鬥打輕刑據罪可原在邊無益請自今流人准格例滿日六年後並許放還所冀抵法者足以悛懲滿歲者絕其愁怨從之

按據此所稱格例六年放還是已不用役滿從戶口例之律又稱恩赦悉得歸還是又不用在道行程過限不得赦原之律可見唐律之文在唐代不能一律遵用矣

刑法志太宗即位詔長孫无忌房玄齡等復定舊令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既而又哀其斷毀支體謂侍臣曰肉刑前代除之久矣今復斷人趾吾不忍也王珪蕭瑀陳叔達對曰受刑者當死而獲生豈憚去一趾去趾所以使見者知懼今以死刑為斷趾蓋寬之也帝曰公等更思之其後蜀王法曹參軍裴弘獻駮律令四十餘事乃

詔房玄齡與宏獻等重加刪定玄齡等以謂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既廢今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於是除斷趾法爲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

按加役流之名創於貞觀僅加居作二年與隋之流二千里居作三年者相等此唐律之輕於隋者

五代會要後唐淸泰三年尙書刑部郎中李元龜奏准開成格應斷天下徒流人到所流處本管晝時申御史臺候年月滿日申奏方得放還本貫近年凡徒流人所管雖奏不申御史臺報大理寺所以不知放還年月望依律格處分從之

按據此則五季之時流人年滿放還仍用唐法

宋流刑四悉仍唐法惟多決脊杖詳編考　邱氏濬曰舜典入于五刑者情輕法重故爲流以宥之則是流者不復刑

也唐之流刑既定里數又於此外有所謂加役流者宋因唐制每流各加以杖而又配役則是五刑之中兼用流徒杖三者矣本朝流罪惟有杖而不配役比宋爲輕矣

按北齊北周之流兼用鞭笞是一罪三刑隋除鞭笞而加居作爲一罪二刑宋又加杖或黥面則又爲一罪三刑矣

通考一百六十八 流配舊制止於遠徙不刺面而晉天福中始創刺面之法遂爲戢姦重典宋因其法

宋書刑法志太宗以國初諸方割據沿五代之制罪人率配隸西北邊多亡投塞外誘羌爲寇乃詔當徙者勿復隸秦州靈武通遠軍及緣邊諸郡時江廣已平乃皆流南方

按刺配之法宋傳軍籍觀熙甯時中書議復古徒流移鄉之法俟其再犯然後決刺充軍可知刺配與流不同

也宋初刺配之條尚少如此條之西北改流南方又可知流罪未廢與刺配爲二後來軍流之分實肇於此時

宋志凡應配役者太平興國五年始令分隸鹽亭役之

按此役來因徒煎鹽之始分隸鹽亭則不屬軍籍與流之應役同矣

宋志先是太祝刁衎上疏言古者投姦人於四裔今乃遠方囚人盡歸象闕配務役神京天子所居豈可使流囚於此聚役望自今外處罪人勿許解送上京亦不留於諸務充役

按此條志列於雍熙二年而有先是之文未必果在是年圖書集成祥刑典定爲雍熙二年未知別有所據否然可見雍熙之時流人送京應役未全用刺配之法也

晉布復肉刑議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代墨劓剕宮不惟非

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輕重之差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井轉徙四方固不爲患而居作一年卽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況折杖之法於古爲鞭朴之刑刑輕不能止惡故犯法日益衆其終必至於殺戮是欲輕而反重也

按曾布此議在熙寗中見刑法志可以見一年附籍之法未盡泯也特刺配者日多耳

遼流刑寘之邊郡部族之地遠則投諸境外又遠則罰使絕域詳總考

續通考一百三十七流刑始太宗會同時皇族錫里郎君謀毒通事嘉哩等命重杖之及其妻流於鉅巴嘽喀河其後世宗天祿二年天德蕭翰瑙格及其弟瓌都等謀反天德伏誅杖翰流瑙格遣瓌都使哈噶斯國景宗保寗二年國舅

蕭海只等盜殺樞密使蕭思溫誅之流其弟神圖於黃龍府興宗重熙七年南面侍御準格爾詐取女直貨物罪死上以有吏能黥而流之道宗太康二年上欲觀起居注修注郎布當及等不進各杖而罷之流林牙蕭巖壽於烏隗威部大安三年燕國人錫庫厭魅梁王伏誅子蘭陵郡王蕭綽鉴除名置邊郡

金泰和律流刑三 詳總考

按明昌五年尚書省言名例內徒年之律無決杖之文便不用杖緣先謂流刑非今所宜且代流役四年以上俱決杖云云據此是金初徒刑四年以上決杖以代流役而別無流刑泰和律本於唐律始定有流刑也

元流刑 詳總考

續通考一百三十七 其流罪發各處屯種者止令監臨關防屯

種諸流遠囚徒惟女直高麗二族流湖廣餘並流尼嚕罕及取海青之地泰定間又從御史言以職官贓污者流放廣南

按元又有遷徙法與流異詳遷徙

圖書集成祥刑典諸流囚居役非遇元正寒食重午等節勿給假　諸有罪奉旨流遠雖會赦非奏請不得放還

元史王結傳先時有罪者北人則徙廣南南人則徙遼東去家萬里往往道死結請更其法移鄉者止千里改過聽還其鄉著爲令

世祖紀十七年十一月詔有罪配役者量其程遠近

明流罪三詳總考

明律其徒流遷徙安置人口至配所及犯謀反逆叛緣坐應流若造畜蠱毒採生折割人殺一家三人會赦猶流者

並不在赦放之限
按明律流囚家屬徒流人在道會赦徒流人又犯罪諸
律並本於唐
明史刑法志初制流罪三等視地遠近邊衛充軍有定所
蓋降死一等唯流與充軍爲重然名例律稱二死三流各
同爲一減如二死遇恩赦減一等卽流三千里流三等以
大誥減一等皆徒五年犯流罪者無不減至徒罪矣故三
流常設而不用
續通考一百三十七 建文四年時成祖已卽位九月令雜犯死罪及流
罪赴北平種田帝諭法司曰前令罪人入米贖罪以省轉
輸之勞近聞有貧不能致米者往往憂慼以死非朕本意
自今除十惡死罪外其餘死罪及流罪令挈家赴北平種
田流罪三年死罪五年後錄爲良民其徒罪令煎鹽杖罪

輸役如故仍選徒罪以下罷職官假以職名俾督民耕種三年有成績實授無成仍坐原罪　永樂十年正月令諉告犯徒流等罪者免罪挈妻子徙盧龍山海永平小興州爲民種田　十一年五月令囚徒運糧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死罪終身徒流各照年限杖罪每等五百株笞罪每等一百株

安置

唐書高宗紀顯慶四年四月流長孫無忌於黔州　本傳遂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督一品俸置于黔州所在發兵護送　舊書本紀太尉揚州都督趙國公無忌帶揚州都督於黔州安置　舊書本傳遂去其官爵流黔州仍遣使發次州府兵援送至流所

高宗紀儀鳳元年十月降封郇王素節鄱陽郡王　本傳

坐受賕降王鄱陽削封戶什七徙置袁州錮終身　舊紀

郇王素節削戶三分之二於袁州安置　舊傳袁州安置

禁錮終身儀鳳二年又改於岳州安置

澤王上金傳有司誣奏削封邑徙置澧州　舊傳澧州安

置

高宗紀永淳元年七月零陵郡王明自殺　本傳永隆中

坐太子賢事降王零陵徙黔州　舊紀云薨　舊傳云徙

通鑑云安置

太平公主傳元宗以太子監國使宋王岐王總禁兵主恚

權分乘輦至光範門召宰相白廢太子於是宋璟姚元之

不悅請出主東都帝不許詔主居蒲州　通鑑云蒲州安

置

按安置之名見於舊唐書通鑑從之長孫無忌新書紀

曰流傳曰置舊傳亦曰流舊紀方曰安置是安置即流也郇王新傳曰徙置舊紀傳並曰安置澤王新傳曰徙置舊傳曰安置是安置即徙也零陵王新舊傳並曰徙太平公主新傳通鑑並曰安置然則唐之安置乃臨文之異非當時有安置之名也

宋史太祖紀開寶四年四月前左監門衛將軍趙玭訴宰相趙普坐誣毀大臣汝州安置

按宋王公及文武官犯罪有安置之法有削其官爵而安置者如雍熙二年廢楚王元佐為庶人均州安置太宗紀紹聖二年梁惟簡除名全州安置哲宗紀是也有貶其官秩而安置者如天聖七年二月貶曹利用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仁宗紀熙寧四年种諤坐陷撫寧堡責授汝州團練使潭州安置神宗紀元豐五年知延州沈

括以措置乖方責授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上同是也

非流非徙非遷而又似流似徙似遷乃宋法與唐之安

置不同

張端義貴耳集張端義端平三年應詔上言得旨韶州安

置考之典故安置待宰執侍從居住待庶官小臣用大臣

之法誤矣

明史刑法志流有安置有遷徙有口外爲民

居住

宋史哲宗紀紹聖二年二月呂大防以監修史事貶秩分

司南京安州居住

范純仁傳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徽宗即位欽聖

顯肅后同聽政即日授純仁光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

高宗紀紹興十七年十二月鄭剛中落職桂陽監居住十

八年二月段拂羅尋落職與國軍居住

按居住亦宋法也大約安置輕于編管居住又輕于安置有降官居住者呂大防是有落職居住者鄭剛中等是有由安置改居住者范純仁是也

謫戍

始皇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集解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正義適音直革反戍守也）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索隱徙有罪而謫之以實初縣即上自榆中屬陰山以爲二十四縣是也故漢七科謫亦因於秦）

按此亦有罪而遷爲實邊計高帝十一年詔云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粤雜處即此事也此策漢亦

用之後世言實邊者多主此策然經理不得其宜利害

亦復相因是在得其人矣

始皇紀三十五年益發謫徙邊

按集解引年表徙民北河榆中爲注非也彼是三十六

年事此言徙實永戍也

陳涉世家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索隱

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

閭左者悉發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强爲右貧弱爲左秦役

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也

漢書鼂錯傳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

戍卒焉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

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

見行如往弃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

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
者後入閭取其左注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
役不供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居閭之
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　食貨志發閭左之戍注
應劭曰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
亡師古曰閭左之釋應最得之
按據錯言先發賈人及有市籍者則索隱後一說似爲
得之此所發者無罪之人似即更卒也
食貨志秦用商鞅之法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
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注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
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
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　昭紀元鳳四年注如
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

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皆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卒是爲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云云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　史記將相名臣年表高后五年令戍卒歲更　文帝十三年除戍卒令

按更卒之制漢因於秦鼂錯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卽高后歲更之法也表言文帝除戍卒令而更賦之名初未嘗改昭紀元鳳四年詔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

皆勿收疑文帝所除者卒更之法而過更之法終漢之
　世行之故有過更賦下至東京亦仍有更賦之名也

漢書武紀元狩五年春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

魏書刑法志世祖眞君五年命恭宗總百揆監國少傅游雅上疏曰殿下親覽百揆經營內外昧旦而興咨詢國老臣職忝疑承司是獻替漢武時始啟河右四郡議諸疑罪而讁徙之十數年後邊郡充實並修農戍孝宣因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於罪人非怒而誅之欲其從善而懲惡讁徙之苦其懲亦深自非大逆正刑皆可從徙雖舉家投遠忻喜赴路力役終身不敢言苦且遠流分離心或思善如此姦邪可息邊垂足備恭宗善其言然未之行和平末冀州刺史源賀上言自非大逆手殺人者請原其命讁守邊戍詔從之　高祖哀矜庶獄至於奏讞率從

降恕全命徙邊歲以千計

源賀傳賀出爲征南將軍冀州刺史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全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勍寇遊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埸猶須防戍臣愚以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全生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虞書曰流宥五刑此其義也臣受恩深重無以仰答將違闕廷豫增係戀敢上瞽言唯加裁察高宗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徙邊久之高宗謂羣臣曰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徙充北番諸戍自爾至今一歲所活殊爲不少生濟之理既多邊戍之兵有益卿等事朕致何善意也苟人人如賀朕治天下復何憂哉顧憶誠言利

實廣矣

孝文紀延興二年九月詔流進之民皆令還本違者配徙邊鎮

唐書太宗紀貞觀十六年春徙天下死罪囚實西州　刑法志十六年徙死罪以實西州流者戍之以罪輕重爲更限

按說文戍守邊也从人持戈詩序采薇遣戍役也遣戍役以守衛中國箋云戍守也揚之水不與我戍申傳云戍守也莊十七年公羊解詁以兵守之曰戍古者封建之世以兵守之皆曰戍見于春秋者多矣不獨戍邊也秦滅六國天下混一斥逐胡戎邊地空虛遣發罪人以守衛始有戍邊之事其人充荷戈之役與軍士無異即後代之充軍第其制不同耳此等戍卒皆仰給於官朝

錯所謂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其敝如此故錯上屯戍之議農戍兼修文帝用其策終漢世皆踵行之洵守邊至計也

續通考一百三十七 洪武十五年正月命將校士卒雜犯死罪者免死杖發戍邊 十六年正月令雜犯死罪者罰戍邊 英宗正統五年十月刑部言舊例軍丁力士犯盜者皆戍邊比者詔从律斷但令輸作復役以是人輕於犯盜請復舊例庶使知懼从之

屯戍

漢書鼂錯傳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爲人

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弃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埶易以擾亂邊竟

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埜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絶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是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

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

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師古曰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屮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張晏曰畜長六畜也長音竹兩反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才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已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

壹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按徙民實邊之策實創於錯不獨漢代行之有效乃千古至計也故備錄之今歐州殖民之政特小變其宗旨耳其道一也

武紀天漢元年發謫戍屯五原

昭紀元鳳五年六月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注如淳曰告者為人所告也劾者為人所劾也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賴子弟也告劾亡者謂被告劾而逃

亡

西域傳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憙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

趙充國傳遂上屯田奏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

按讁戍者發罪人以守邊也屯戍者發罪人以實邊農戍兼修也其事是一是二秦之讁戍一時之計不以爲

常漢之屯戍時時行之後且成爲赦罪降等之常制謫
戍屯戍二者遂難區別茲姑列爲一門互備參考

元成宗紀元貞元年秋七月立肇州屯田萬戸府以遼陽
行省左丞阿散領其事

按至元三十年世祖以乃顏故地曰阿八剌忽者立城
名曰肇州元史地理志不知其所屬所領之詳惟屯田
府既領于遼陽左丞其地亦當屬于遼陽當時出者俱
從遼陽疑屯田即用此出軍之人也

續通考一百三太祖洪武八年敕官吏受贓及雜犯私罪
當罷職役者發鳳陽屯種民犯流者鳳陽輸作一年然後
屯種　建文四年九月成祖已即位帝諭法司曰前令罪人入
米贖罪以省轉輸之勞近聞有貧不能致米者往往憂戚
以死非朕本意自今除十惡死罪外其餘死罪及流罪令

挈家赴北平種田流罪三年死罪五年後錄爲良民仍選徒罪以下能職官假以職名俾督民耕種三年有成績實授無成仍坐原罪　成祖永樂二年正月詔自今有犯交易金銀之禁者免死徙家於興州屯戍　十年正月令謫告犯徒流等罪者免罪挈妻子徙盧龍山海永平小興州爲民種田

分考十終